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商卷上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馬步蟾

經部八

論語商　　四書類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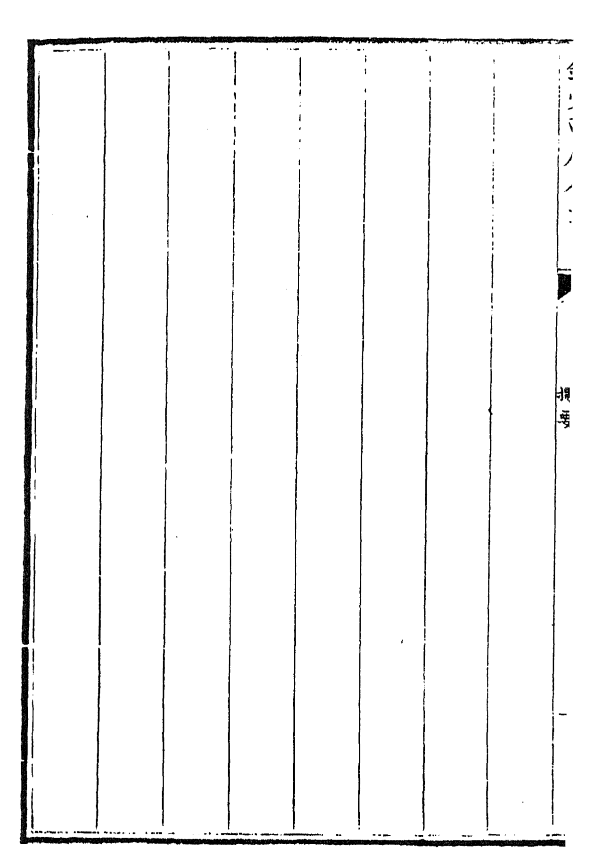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論語商二卷明周宗建撰宗建字季侯吳江人萬歷癸丑進士官至監察御史巡按湖廣為魏忠賢所害崇禎初追贈太僕寺卿謚忠毅事蹟具明史本傳此其官武康知縣時與諸生講論所彚成也宗建剛方正

直為一代名臣而其學則沿當時流派乃頗近於禪如云人心之樂非情非趣非思非為虛中之影水中之相如斯之類殆似宗門語錄然如講素絢章謂後人求深反淺在當時夫子子夏不過隨境觸悟非子夏欲抹煞禮亦非夫子不重禮講顏淵問為邦章云夫子略指大意非只執定數件其言皆簡要明通足釋訓詁之轇轕且其人與日月爭光則其

書亦自足不朽小小疵瑕不足累之此固不
與章句之儒爭一句一字之出入也乾隆四
十三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論語商原序

聖賢教世之言皆權也悟有高下權亦隨之因病起方藥從病轉如診疾者不問其病坐何家而槩以參苓甘术混而投之藥良而病愈長矣不乃為設方諸賢大笑乎余幼負鈍根長無顓學每有疑義僅一質之家嚴而愚不能悉記也傭書十年嘗為諸弟子所難詰幾無以荅近吏茗中山間事簡時與諸生互相商問年餘之後遂積成帙間一檢之平不近釋淡不入玄以較近來虛

叅超悟之指幾為嚼蠟業已棄置笥中而余友鄒肇敏卓去病强出觀之便為訂定西湖諸友遂乃索付之梓夫藥有多方水只一味聖巧之用存乎妙悟此刻之行要亦布方叢種聊集為譜而未必非盧扁之所唾棄也刻成因命之商并為記此敢以質之四方君子丁巳初秋松陵周宗建季侯自序

論語商卷上

明 周宗建 撰

學而第一

學而章

諸生問通章旨義還重時習否宗建曰安得不重時習然玩三截語意宛是夫子自序故言之有味講中須得指點活潑之妙方是三不亦乎宜深玩皆有鼓舞人心

而激其悠優不倦之意　鄒肇敏曰只為世人不知學味便看苦了聖人說悅說樂說不慍令頽息者欲躍欲舞最屬可思王心齋云學以學此樂樂以樂此學正此意

時習者把此念頭時時貼習在學上也古人之學總是理會心性此心苟不放散閒行散坐傍柳隨花何時非學夫至無時非學此中自有一種不能自已之妙註解悅字甚的悅字正要從時習上體貼出來聖人特地拈

一悦字形容時習之妙耳甞記張師評語曰世人只認學字不真耳若識得個學為何事便自然習自然悦此際光景獨聖人能描寫一二所謂飲水知冷食蜜知甜也又羅近溪先生云天下萬萬其物而無一物可以象吾心古今萬萬其事而無一事可以象吾學然則學何容易須知聖言著眼處在學字也

甞記昔人云十人同食一人獨飽而九人不下咽吾之所悦雖深亦安得達于外耶朋來而樂淺言之似與人

與衆之恒情深言之則善與人同之本體
此學正好自家理會安能告語于人若心上微有沾滯
名想未除一有奔趨此中生意便有間歇安得語時習
耶稱為君子只是了得一箇時習耳

孝弟章

諸生問孝弟如何喚做為仁之本宗建曰有子立言之
意只要人從根上著力見世上儘有要做博施濟衆之
人却忘了初來一著縱有道術從何發生故首提孝弟

而即斷之曰不好犯上不好作亂兩個好字極細正從心苗極微處拈出一念之乖便是犯根一念之拂便是亂根今試看孝弟之人無念非順即此便是與天地萬物和氣貫通仁道之全即此是矣此處已隱然説個本了故下便接君子務本務本二句意雖暗指孝弟然須渾説方不碍下反繳語氣末講孝弟二語須即就上文兩個不好意翻寫不必添出民胞物與等語葢前暗埋本字此乃明明呌出須見得孝弟鄭重之意為仁為人

正相照應不必認定為字死講總之有子看得孝弟極大一念非天一念非理一物失所皆非孝也非由孝弟後推而及民物也

諸生問本如樹之有根培得根好自然發出枝葉否宗建曰道生叫不得枝葉只好譬作樹中之有滋液根本不凋滋液暢滿自會發生千尋之樹究竟只完得初來一點種子若說枝葉便在形迹上去矣　鄒肇敏曰生字即活字世人依傍名理總是死套一投以孝弟真心

便通活了故曰道生

三省章

諸生問三省功夫莫有遺漏否宗建曰人身除却與人交接及師友傳習之外更有何事曰以此省便是千聖兢業之心也嘗記朱子曰曾子省察只當下便省察俯視拱手而曰為人謀而不忠乎著不得改勉二字集註却似省察已作的事了

入孝章

諸生周三省曰此要弟子專在根本處用力宗建曰此言尚未盡聖人之意總是要接續弟子初心人之一身非入則出非言則行非待人接物則燕居獨處令使弟子之身無一時無一事而不範圍于天則放心安得不收德性安得不純哉末二句言一有閒暇就去學文則以二字甚緊總是要他精神不放閒散處用去謂以文行本末分先後者謬也

威重章

諸生問聖人論學專重心性如何却從外邊説起宗建曰威重叫不得外大抵學先器識器識者一生人品之大局段也局段具而後可與求精微如棟梁具而後可與求堂構此章須以君子字作主先定君子大局以下復步步説入去總見君子學問無内外無人已必表裡夾持而後有日進之益程子所謂自修之道當如是也

輕重皆人所自為首言威重正是學問實用力處朱子所謂為學者須從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竪起來也

諸生問不憚改之義宗建曰憚改之心古人譬之如小兒護痛即易改者亦畏人談及從來多少英雄豪傑皆被此憚字悞了一生憚之一字千古學人之積病也夫子特為拈出恁地警醒

信近章

諸生徐肇馴講曰此有子為人斟酌善後之辭君子與人交接須合下四方八面俱照到宗建曰此語甚善大率此三種俱是有慕賢豪長者之事未便省得聖賢究

竟道理故有子為一點破之

無求章

諸生徐肇律曰學人都只為世味心沾染便發揚不起故劈頭說個無求安飽從此斬絶方可下手加功敏事慎言就正有道正說他下手著緊處也宗建曰開口二句正是形容好學好字惟心裡有個合當著緊事在方能無暇他及若此心先無寄頓何能無求敏事慎言不可把言行對說此事即聖賢一大事也心上只有這件

事做安得懶散心上只憂這件事不完安得胡講此語全是描他一段汲汲皇皇去處然又說就正有道何也這事雖有頭柄却要針鋒相對分毫不錯儘有葢世聰明徹底學問一不細叅儘會錯路如楊之學仁墨之學義只為源頭畧差便致乖謬就正者不是正此敏事慎言是從心上精微處討個對同也只看這般心腸寧有一刻放手之時故曰好學

無諂章

諸生徐肇律講曰學問之妙生生不已被人執著不得如今人眼界不開少有所得便説吾道在是所以終身跳自家圈套不出子貢于貧富中立得脚定故以無諂無驕相質夫子就他得力處下一轉語子貢却便引詩寫悟把從來自家道好的盡情撇却夫子乘其開悟復冷然下一語曰告諸往而知來者此句不是夫子讃揚他是夫子鼓動他妙在往來二字曉得往從前習聞習見消得去曉得來從後新知新解引得出往來相禪如

環無端學人具此一副見地正所謂開却無盡藏終身受用不盡者

宗建曰往來無窮此講甚妙凡人學問有如行路山窮水盡處更須别覓一蹊徑若執定此地便為絶頂即成自畫矣夫子特地拈一來字引掖子貢不特無諂無驕不可執即樂與好禮亦不可執也建嘗道志學一章非夫子之能進乃夫子之能舍學問時時進時時舍方是無窮妙詣耳

為政第

三百章

諸生問無邪一語是示人學詩之要否宗建曰乃是示人學詩實受用處言這一部全詩只是使人思無邪學詩者須求之理會性情乃為身心實用而不徒誦習之粗耳大抵聖賢經傳只從精藴處理會何等簡易何等受用　鄒肇敏曰味此章却是教人無邪思而觸詩以發之耳

志學章

諸生鍾維翰講曰這是夫子自序年譜葢以一生好學樣子示人也宗建曰雖是自序志立不惑等字不是輕易下的全要實實體會方不枉了聖人開示之心

學之有矩譬如射之有的也當其志時射力未到而其心眼無刻不在的上故仰卧三月而射可貫蝨其能貫蝨者其神自來其仰卧不舍者其志先定也夫子定志之時便覺一切傍趨粘搭不上一起手便在最上一乘

做耳　鄒肇敏曰尊講此章句句了徹獨說志學為志矩最宜仔細雖曰離心無學却非定局聖人直到七十從心覺得事事圓成謂是不踰矩云爾故已至從心方可說矩未至從心矩字不可蚤拈方志學時合下便信得這學是無頭底的故不曰志于矩而曰志于學言學便無窮了從心不踰還是學

立如先立大者之立一切萬動紛撓而我心貼然站定絕無奔趨方謂之立若聰明忍耐不住識力抵擋不

來稍有動摇便非立也

不惑者理上無碍也學至不惑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了然無疑可謂光明洞徹内外矣然而習氣間興感物而動百用日為不知不覺帶著習氣而往却尚有個我在未便與天相通則雖謂之不知天命亦可也夫子五十時舊習之氣消融已盡其視造物與我毫無間隔春煕秋凄便為嚬笑草生木長便為膚毛雲流水逝便為呼吸魚遊鳥翔便為動盪日明月朗便為眼目於穆之主

宰直在聖心之變化此所謂理上無碍事事無碍聖人學問實實如此莫認作玄看也世間順逆諸境纔有分別心在便有好醜揀擇便不謂順伯夷耳不聞惡聲未順故也未明耳順請以目喻瞥眼所到順他妍醜總無分別耳之聞聲亦復如是金聲缶韻總不關心有何順拂蘇子所謂開目而未嘗視如鑑寫容傾耳而未嘗聽如穴受風此言似可為注脚也　鄒肇敏曰聲入而以解心迎之亦是逆了直至好醜動静都無分別如空中

風并無受者故不云聽順而云耳順

說個矩字不落玄空說個不踰見得聖人兢兢不放言

我于七十而始得不踰矩也非自神之言亦非便結局之言

如愚章

諸生駱從宣講曰回惟如愚故不愚回惟不違故足發

宗建曰回之足發雖全在不違時然此意只好起束融

會點掇全節語氣要得抑揚形容光景亦足以文氣從

如愚來私字如慎獨獨字此私逐時皆有逐處皆有人所檢察不到處故謂之私省至于此任他矜持粉飾用不著聰明才智靠不著上下四旁無可借力無可支耐非顔子不能向此處生發非夫子不能相出此種天機如愚不愚兩兩相應正是描寫口氣

知新章

諸生問此章書意還重温故否宗建曰余意全要把知新二字看得鄭重人只被糟粕煨燼拘縛定了名物象

數膠結住了于嘗聞習見之外永無油然豁然之趣果能溫故而其知常新則生機活潑出之不窮真是其妙無比即以之為師亦何不可須得形容心學之妙口氣又建嘗思師者先知先覺之重任也只為俗學封錮誤了多少後生若得此知常現斷不至以聞見沒人之聰明以格套滯人之靈變隨機應法真體躍然故曰可以為師雖是形容口吻却亦是真實語義

附知新論

今夫人之有知人性之靈也靈性之知不依情思不緣卜度譬之鏡焉清淨之體含裹十方圓融之光混同萬象無所照無所不照者此知之所以常新也此知不現而情思卜度之知起矣情思卜度之知有所及有所不及其所及者為鏤空為射覆而其所不及者為長夜為沉夢求之彌新而失之彌遠是猶持鏡者忘其照天燭地之明而覓光于一室也此亦知之至劣者也今有人焉忘稻粱之適也而必取山海之

錯為新忘布帛之安也而必取文錦之竒為新則其為新者勢必不能以終日何也其所為新者非其故也令人之知必舍實際而取新于玄虛去庸理而取新于隱僻棄其性所故有者而專倚情思卜度之為知即令標竒領異煜然一時要與秕穅塵垢同歸朽腐而已又安所得知之新耶吾夫子曰溫故而知新而孟子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夫不慮之知則子之所謂故也吾性之故無所不攝無所不融

可以吾之知徧于一切又即可以一切為吾之知耳目口鼻皆可効性之全能聲色臭味皆可成性之靈變神鬼鳥獸山川草木皆可發性之文章天下之變化日新而吾之知亦若日新譬之萬月一月而萬水一水此其知尚復有對待有邊幅乎哉夫惟無對無邊之為知而有對有邊之非知故人之言知者識也吾之言知者知也人之言知新者增一慮長一識之為新吾之言新者息其慮而明始全捐其識而光始

徹之為新也此知新之旨實開良知之傳也然則大學之言致知也曰格物不疑外乎曰非也格者非就一物格一物乃格萬物為一物也夫格萬物為一物而後吾之知始為無對無邊之知天下無一不囿其知而已與民咸新焉此可以為師之實義也摩尼之珠能雨粟珍寶徧周天下而無乏也然使其坌而不滌櫝而不試則瓦礫而已矣世有瓦礫而能發光明者歟則夫格物者所以滌而試之者也所以為溫故

也非外也

干祿章

諸生丁之梅講曰子張才高意廣聞見是他所長闕慎是他所少故夫子語氣只重闕慎宗建曰多聞多見不可便抹殺他學問亦須索從此起只是要一步密一步耳大抵干祿之學與闇修之學判然兩途學干祿句是記者摹擬子張之學是一種干祿的學問夫子全把闇修之實示之見士人自有這一種實落學問在此末三

句只又一拖帶以盡絶他干心時文起講便從祿在其中句起根發論殊非宗旨

舉直章

諸生問只一舉錯如何便服得天下宗建曰嘗讀朱子論宋事謂救其本根之術不過視天下人望所屬者舉而用之使其舉錯用舍必當于人心則天下人之心翕然聚于朝廷之上其氣力易以鼓動如羸病之人鍼藥所不能及焫其丹田氣海則血氣萃于本根而耳目手

足利矣正此章書意也　鄒肇敏曰似重一舉而錯字與惡字異

因夏章

諸生賈應詔講曰聖人知世以禮只在宜損宜益上便可照見百世宗建曰然禮為世運之主即氣化有容移風俗有遷改總由此禮變通此實宇宙一大局面也聖人語意不是因往知來全是把古今因革大道理判斷一番

上文兩個可知非謂此已往者易明白也言當時這所損所益據當時世運看來確確乎有可知者非必待更新之後而後知之也則雖或有繼周者又豈不可灼然預覽乎百世可知其文氣全在上四句故講因夏因殷處便須得三代因革明白可見的意思透方與末句相關

八佾第

禮本章

諸生問儉與戚還是本否宗建曰禮之本在最初一著人所想像不到處林放却商量到此何等完全故以大贊之然本無可舉似姑以不傷其本者示之試想寧儉寧戚這般語氣本已躍然可思首先提一禮字有宛然想像之意葢聖人嘗以此等語動人深思也　鄒肇敏曰說一句禮與其奢也寧儉已是完了又拈出喪禮一句疏明上句

諸生問本字畢竟可言否宗建曰人而不仁如禮何敦

厚以崇禮聖賢固已一口道出矣

素絢章

諸生徐肇律講聖賢問答總之維禮各有崇重本質之意宗建曰此論亦是但吾意聖賢兩兩相商一言一轉絕無沾滯却被後人勘得葛藤求深反淺意味索然耳子夏豈眞不解詩言只要就此想出個意思故向夫子閒閒商量不意後素一語却被夫子撞開了天機故恍然而前曰然則禮其後起者乎子夏不是抹殺禮正深

于求禮見得禮非無自而起者夫子一生綜禮正想著
個本在却被禮後一語撞開了天機故又不覺喟然曰
起予者商也三百篇盡如此看何等快活聖賢前後語
意不過如此論詩知學未免死煞　鄒肇敏曰此章書
令日纔見天日矣　即如世人講禮後亦只說得文後
耳禮該文質通體俱後
起予起字如雷起之起忽然而發故曰起予繪事一語
含蓄自深却未便指到禮也

夏禮章

諸生周光霽講曰這是夫子以從周之思遡及二代故有此言宗建曰是也首便須提周禮原監二代而成者禮之失也逐華而捐其本自非取先朝初意一規正之則禮終不明而不意其亦竟沒于浮藻也故夏禮吾能言之云云末句要講正欲以徵文考獻之權責重當時有無限感慨低回不能舍去之意禮不以有文與獻而存無文與獻而亡惟聖人自知自信故自能言但無徵

証則衆必疑耳　鄒肇敏曰味末句語意却似夫子以已言為文獻而望人之徵之耳

問禘章

諸生講此章多未得語意此章妙處俱在傍觀描寫當時記事者識得這種意思故其言有味夫子語氣有餘不盡要十分含蓄與中庸上實講不同不知也亦是形容語氣知其説二語血脉從不知也來重在想像禘義深遠上若前死講不知後只死講知之易於治便失却

題情矣註中非仁孝誠敬不王不禘二段自是夫子意中事不可作口中語　禘意深遠只看既灌章注自明祀始祖矣而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這種心腸直要追到渺茫不可測識之際尋求至此天下之大眞正只如一滴骨血何親何疎何遠何近諸生今日試看眼前諸人姓張姓李茍求其始總是一家既是一家何忍相爭有司若識得此意决不忍一念戕民諸生若識得此意决不忍一事傷人百姓若識得此意决不忍一行

乖俗各識此意便成至治一句微波直歸涯下一絲雲氣直到微茫縹緲之一言眞是聖賢精微之學莫粗粗看去也

周監章

諸生胡鍾麟講曰夫子緣末俗之靡失却原來制作精意故思周初之文以志感宗建曰從來聖人不能與氣運相逆周承二代後自須有斟酌會通以成一代之治故雖文章日盛而眞心亦日暢郁郁不只言盛有生意

流動之意吾從周正從郁郁體貼來見得此種生機自然難泯須索以此綢繆方有真味正聖人欲從先進本旨也

尚忠尚質尚文古人雖有此言要亦後人從風氣上想像出來故有此論其實忠質文如何離得一代自有一代之文質聖人當時豈真出著告示教人崇尚夏商何嘗無文周初何嘗無質其立言分剖者謬也

太廟章

嘗看四書劄記云是禮是知皆是當下語絕不待著安排夫子承或人之言初不計其知與不知而但據此一問却正是禮葢夫子當時自覺少此一問不得依禮起問豈曰非禮此語須說得含蓄有餘味方妙

事君章

只為驕亢慣了另是一番人心便另是一番眼孔全不曉得禮是何物故夫子此言非為自己分疏實所以提醒人心挽回世道大意謂今之人事君盡禮便叫以為

諂彼其所謂諂者直以盡禮當之而禮竟無以自白于天下安得不為禮發一慨也全要描寫一段堪歎情景方是

封人章

諸生問夫子婆心甚切終日只欲用世封人還是料度夫子必得位設教否宗建曰非也若如此説封人眼孔不著矣葢封人是亦有心天下的人必有與夫子相感召者故一見便相定了夫子的結局聖賢現身各自有

為封人却從千古聖人局面之外看出夫子一番出世因緣固非具天眼者不能也

韶武章

諸生問此章還是論舜武否宗建曰非也美善皆就樂上看性反禪伐皆朱子推原之意夫子只是論樂未嘗評二聖註中意只好于起末作記者口氣一說耳　鄒肇敏曰孟子論人品却道可欲之謂善充實之謂美葢造詣由衷達外觀樂因表會裏

里仁第

里仁章

諸生問此章還實論擇里還依孟子註正講宗建曰此還是借話莊子所謂寓言十九也首便要提仁之不可不處即一擇里若不處仁便不得為知了葢借卜里以明人當擇仁而處之意須得言外之意方有味若實論擇里則語意似小若實實正講又覺直率

仁者章

諸生都把好惡得盡講能字宗建曰這個能字還要貼著無私心當于理說葢好惡不得其當者却是不會好不會惡故惟仁者曰能仁者本心全現不落一邊明鏡止水纖毫不錯也

富貴章

諸生周光霽問此章還拈一仁字作主否宗建曰此章論仁是點出顯然公案判斷人心葢人生只有富貴貧賤兩境人心只有欲惡兩情此仁不仁大界限也人若

此處站立得定便是存仁的學問若此處失脚便是去仁的供狀故為仁者開塲要在此處著力然所謂不去仁工夫極密若此心一息放鬆欲念忽起即貪富貴之心未除惡念忽起即厭貧賤之根未除終帶銅氣不是真金故惟終食之間無違仁雖至造次顛沛澄然如鑑不動分毫方是不去之盡方能除得欲惡根株葢富貴貧賤是大段工夫從闗頭上說也終食造次顛沛是精密工夫從源頭上說也註中取舍存養意却不錯但不

宜分兩截耳

觀過章

諸生講過字俱就有心于過講去宗建曰太看得煞了過字該得有心無心兩項本文與註中俱活時文就無心一邊煞講似以過為必不可少之物矣

朝聞章

諸生講此章都涉佛家了生死話頭宗建曰此雖是至理此處語氣却不要如此說葢人能聞道便不虛度了

一生故夕死可矣聖人恐人之倖而生故把夕死字形容道之不可不聞若如前講反覺落套

懷德章

諸生問不言懷利而言懷惠何居宗建曰欲道盡小人情態須當體惠字只為胸中障碍純是一片私恩小惠的心憧憧往來全不知有天理國法終其身營營役役相嘔相沫彼此為利雖至背公誣上亦所不惜故夫子特為拈出此字建嘗謂一丘一壑之戀私恩小德之酬

皆是土惠私心這小人不要輕覷了他

禮讓章

諸生李文徵講此章謂夫子拈一讓字以明禮之實宗建曰這還不是本旨禮讓原是相連字眼雖要重讓字然不可以讓為實以虛文作禮此節正要明禮之于國甚重不可一日不用起處須得此意吸起如禮何語意

大意謂為國者全要養人遜讓之心昔先王教民以讓而設之為禮正以黙柔天下之志使就于平未聞禮

讓之外別有治道故使為國者果能以禮讓為之國便治了如不能以禮讓為國則雖治術甚巧其于先王範圍一世之精意已丟過在一邊其如此禮何哉如禮何口氣與如天下蒼生何口氣一般正謂禮之不可撇却也

一貫章

諸生駱從宣講曰一貫之語投曾子之將悟忠恕之解破門人之乍疑宗建曰此言是但不可分兩截耳一呼

一唯直是平常只為後人看得十分奇特所以愈求愈遠不知曾子平時正在日用中間討個歸宿苦無印證一被夫子提破而今始覺此道初無淺深初無内外聖神功化只在我目前境界便可了得所謂明眼之人撮金成土撮土成金信手拈來無分勝劣故因門人問而即舉忠恕示之葢一貫可說不得不可說不得若言可說一唯亦多若言不可說滿前皆是嘗記慈湖先生云夜半爨火息滅饑者索食對燭而坐不知燭之為火也

則亦終饑而已忠恕之論燭喻也

夫子之道二句雖是指點一貫却仍要體貼忠恕發揮方得接引門人之意不可一味談空而已矣者言只此便是非竭盡無餘之謂　鄒肇敏曰一以貫之歇口跕脚不得言一直貫去便了非拏這箇一去貫甚麼物件也山河大地虛空總屬自心現影忠恕説心也

訥言章

諸生問此章與慎言敏行有别否宗建曰以謹言勉行

窺君子猶未足盡君子也惟窺君子於言行之前自有一段淵然鋭然之意無一時放下矯輕警惰不得之言行而得之此心要想出欲字意思說起方是然亦勿拈出一欲字作骨講

不孤章

諸生問有隣還是論理否宗建曰此自是實事世人儘有修名立節高自標持却只成得一家之業縱然動人欣慕終與人心不洽惟德之于人如饑食渴飲不期其

合而自合此人心之同體故眞修德者自然不孤必有人來親附有隣猶言有幇手不要說到千秋百世話頭

事君章

諸生問此言還是教人知止否宗建曰此非徒教以不合則去之義正示以諫君規友之道畢竟事君交友該在大頭腦上著力不宜在細微上煩瀆註中不行則去意勿泥

公冶第

漆雕章

諸生講吾斯未信都謂漆雕開實實能信故說未信有文王望道未見之意故夫子悅他宗建曰太玄虛了大凡見解上的信易實境上的信難令人儘會懸斷古事談論道理何等了了却到實際上這些俱用不著可知我平時自信者俱非本色都是含糊自瞞過也漆雕開查得自家實實有信不過的去處決要打破決不肯糊塗苟且這種心腸方稱眞篤這種學問方得牢硬這種

人于世上方纔有箇眞正究竟決不如世人只在體面上安排半水裡挨轉故夫子悅之正為拈出未信兩字悅他當下一念也斯字猶俗云這裏正就此心獨信處說夫子正喜他說得實落時解却反說到玄妙去了不如註中篤志二字為妥

孰愈章

諸生周三省曰子貢差處只在聞見上著力夫子要他進于心性宗建曰亦是却未甚切子貢好以知勝人故

夫子提醒他首句不是平平比較發問之詞言汝一向自認聰明畢竟與回何如全是打動他要他尋向裡面一步去

子貢已是尋出自家病根玩其語氣有愧憤慚悔恥不若人之意正是其眞心奮發鼓動處正好激厲振作他起來故曰弗如云云　葢子貢既自供認夫子便索與牒定不容他不激發不洗脫前病也　人之學力隨見地而發只看得自好便無進步若聰明人肯認自家不如

人必將掃盡舊習十分奮發此便是上進根基故曰吾與女弗如大意謂汝既認眞以為弗如回吾看汝這等心思意氣必不茍安今日必將求進于回吾正取你這不如處此句緊緊含蓄打醒激動口氣方是註中自知自屈意猶影響　篇中孰愈何敢望兩弗如相照映處便是題神作文只將此意提掇不得拈知字作骨反向子貢口語中討法眼藏也

見剛章

諸生賈應詔曰夫子正為似剛非剛者故首發此歎宗建曰非也剛足以翼道統維世風故夫子有未見之思意思儘大或人錯舉申棖夫子却就棖判斷曰棖也慾焉得剛無慾自是剛字註脚然夫子發言之旨原不為辨剛而發時文于起處便粘照下二語講起甚失宗旨欲就人心中沾滯隱微之處言人心一有夾帶便是受銷鑠之本

東坡曰夫子未見剛之思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大剛則

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寧憂其大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也

性天章

諸生張用楫曰此是子貢悟後之言看得文章性天合一否宗建曰萬紫千紅總只是春然萬紫千紅却又喚不得春子貢此時正要尋到春意上也葢其平時親承無言之歎覺得一向來可聞者僅與四時百物止屬行生之象于性天消息總無干涉此乃將悟之言有徬徨

想像活計俱窮之意不要渾身作妙悟語去了大意謂聖人之妙原非語言可盡學於聖人者亦非口耳可承假如二三子以文章求夫子亦何嘗不可得聞只是一說到性天便不可得聞了是何性天之難聞一至此哉葢即文章之易聞形出性天之難聞要得上下相形語意若平實說下便不得解

善交章

諸生都忽畧首句不講宗建曰首句不可輕過大凡交

隙之生起于論交之前不先有一段眞意持以與人故交多不固惟平仲之交覺得交道中有多少意味夫子有味乎其言之故特寫之曰善交久而敬之只一指點他善處善字却説不盡也　只敬了便諸釁不投諸疑不作友朋疑間之端雖多其獘總自不敬生來

伯夷章

諸生講夷齊惟清故纖塵不帶有惡即惡能改即忘宗建曰清之一字孟子特地拈出為伯夷一字之評此處

不得便作夫子語氣嘗思夷齊不念舊惡原無榜樣只就他心境空洞上摹出怨是用希亦無寔錄又只就他不念處摹出耳此是聖人追思想像之言舊惡舊字如飛影馳輪忽焉過去之解隨惡即空若說到改與感上正未免有心矣夷齊心境如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留踪之意水無戀影之心不念不怨兩邊不動

乞醯章

諸生問微生還是有心掠美否宗建曰此論太刻古來

只為周旋世故念頭壞了多少人品假如微生乞醯一事何等委婉方便却只是第二個念頭便非當下本念故夫子有感于其事而歎之不重在譏微生指點要人不向轉念去也下文巧言匿怨兩段亦只為加了一分周旋意思耳　鄒肇敏曰巧言匿怨章時說多言有這樣人而吾恥之則當云巧言者匿怨而友者聖人向空與他相罵一場何益味語意謂巧言等這樣事甚可恥丘與明都恥而不為兩之字及注中竊比老彭意可玩

淵路章

諸生潘相榮講曰此章不必比較優劣總是一副公物心腸宗建曰也還要在語言之外得些妙處要想當時聖賢聚會不肯虛度就此閒時彼此勘驗各呈本色一堂之上悠然有會穆然遠想這種光景自有無窮意味須寫得出方妙聖賢志願有一分只道得一分子路於去私學問煞用力來故直道其公物本懷車裘共敝莫認做小不只要像俠士口角顏子起手便從性靈悟入

故其言俱從性地無渣滓上說子路聽得這般境況覺得顏子之志已自曠然故又進而求之夫子可以想見古人求進無窮之意

聖人一副廣大心腸雖要寫得懇惻不要只作因物話頭然這種志願隨時隨處俱用得著實無等待近來時文必要說到世如三代云云殊失自在

見過章

諸生通講做絕望口氣宗建曰聖人凡說吾未見已矣

乎這等語氣俱是致望之意假如見過內訟自然該應如此不要先説難了首須提人既有過即內照之明自應隨過而起人既覺過即克治之勇自應隨覺而生故見過而訟吾嘗以之望人而今遂已矣乎　鄒肇敏曰已矣乎猶云終不然罷了耶

雍也第

居敬章

諸生問居敬者自然行簡否宗建曰行字內正有工夫

說不得自然然居敬者却便可簡其簡處亦只是敬嘗讀王文肅集曰太上寄精神于事其次借事鍊精神最下者為之役君子精神無處不貫惟有無小大無衆寡無敢慢之心而後能多事化少有事化無其行簡處全從他精神縝密上來若只要求簡簡之一字誤世多矣又嘗記鄧文潔云竹頭木屑皆神奇奔走送迎皆學問旨哉此言人惟看得簿書為粗應酬為苦一切厭薄遇著一事纔行一事縱然簡省終成疎畧孰如居敬者看

此外邊一切皆是我心性所寄此心無處不到遇忙能閒遇煩能減人所百求不得者我自可一挐便了眞正愈窓匝愈淸凈即人但見其踈網濶目却不知其空閒處俱是精神流注到處也

使齊章

諸生鍾維翰講曰世間只有個中正道理傷惠傷廉俱是賢人太過之行故須裁之宗建曰此論亦是然細玩本章語意原自了然先提一使齊便可見本無可與次

又提一為宰便見本無可辭與釜與庾已是隱示之矣周急一段不過婉為開諭使冉子自悟其不當與者固自在語以毋辭已是明示之矣鄰里一段只是代為處分使原思心安其不當辭者固自在記者見得聖人隨事恰當而又有一段流通斟酌之意流于其間故特表之惠廉二字却是後人添出意見

其心章

諸生問曰心是何物仁是何物中間如何著個不違宗

建曰心如明鏡仁則鏡體之光明光明與鏡有何分別
但就其為塵掩時似乎失明就其不受塵時依然如故
故以不違狀之首須提仁為人心本是一物何緣合離
本自渾然何緣間歇唯心以著物成違故仁以乍復為
至方入有如回也云云全是進諸子於回意葢回從心
上得力鏡體全現故仁常顯而不違其餘諸子于知見
情識拂拭鏡體未全磨時暫明仍復暫昏終不能久日
月至猶云日計月計是形容去住不定之意此正是違

仁處講不違仁要與日月至相反　鄒肇敏曰程子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也穀種但令不違生性外面攙不得一毫氣力故不違仁便是顔子心學味三月字可見非另有學做到不違也此正是本體之工夫勿作成驗說至字則生性偶自現日月之至日夜之息耳

賢哉章

諸生姚繼元講曰顔子之樂簞瓢如此千駟萬鍾亦只如此夫子體貼得他樂處故深取之宗建曰此論未盡

凡論人造詣須看他當境何如夫子覺得顔子一種欲罷不能之趣任他逆境當前只無改變所謂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夫子實實有味乎其精進故不勝歎賞之耳顔之不改實與子之忘憂意味相似故賛處正是取他好學處

附尋樂

樂者憂之對也使心果無憂則樂亦無可名矣憂者又樂之代也使心必有樂則憂亦未能空矣何也人

心之虛也一物介焉則繫繫于憂者視天下無一而不可憂我者也繫于樂者知天下之得而憂我而借樂以排之猶然見有憂樂相待之境其為心之累一也何也人心之體空洞無依無憂可藏何樂可受其曰樂者不得已而名之者也惟無乎樂自無不樂舉世所謂憂與樂者俱有所不入而賢且智者必欲却憂以明樂其于空洞之體何與乎故夫眞樂者無可尋者也有可尋必有境之可寄有物之可緣者也有

寄有緣之樂有耽嗜即有厭離有欣羡即有染著心茍有染奚必烹葵飲水之為潔而鳴鍾薦咼之為汙紫芝白石之為清而朱輪丹轂之為垢乎故凡樂之有可尋者皆非人心之真樂也人心之樂非情非趣非思非為窮亦樂通亦樂憂亦樂樂亦樂中庸以喜怒哀樂並稱而喜怒哀樂總之樂也空洞之體無所不涉無所不空虛中之影水中之相吾烏從尋索之欲尋樂者繫于樂繫樂之與繫憂一也然則樂終無

可尋歟不然也孔之發憤忘食也顏之末見其止也彼其中所孳孳者何物乎惟有終日之孳孳始有日用之自得不戒慎不恐懼而欲求飛天躍淵之光景得乎然則欲尋孔顏之樂者亦先尋孔顏之憂欲尋孔顏之憂者亦尋之屋漏之獨而已此則善于尋樂者也

力足章

諸生姚繼元講曰天下本無力不足的力不足者二語

只就冉求所謂力不足之説言之亦必中道而廢今女明明自畫一起不肯用力豈得曰不足宗建曰看得極是力不足二句原非實説須要説得口氣活動

女為章

諸生徐肇律講曰君子小人只該就眞偽上講宗建曰此是正論但儒中君子小人眞偽兩字尚該不盡凡得學問大宗旨大局面者曰君子儒修名立節斤斤於邊幅之間者曰小人儒子夏篤信聖人規模殊狹故欲其

拓開胸次自𦍑門風此說自不可廢龍溪先生曰從來聖賢皆自出手眼何嘗有樣子學得來凡依傍樣子者畢竟不是大人也

由户章

看來此語不是怪歎還是提醒衆人之言畢竟世間那一人能不由道者只是當面蹉過不能隨處體認耳只如今日大衆一會口中說著聖賢耳中聽著聖賢目對明倫之堂足履揖讓之地立必鞠躬坐必端正相悦以

解相質以疑人我之相不生世俗之想不起不待安排不設擬議只這光景頭頭是道那個不受用著即此便是不著之著不察之察不由之由却或離了會時議論見識另是一番衣冠動作另是一樣向來齊齊整整的光景一時撇開看來這齊齊整整者元自在也只爭你自不理會耳諸君只把今日坐此一會講此一章這般意味常自打照如長流水源源不斷便是真正知道實學何須面壁蒲團高山遠水然後證道偶言及此莫謂

是講虛道學也

生直章

諸生徐肇律講曰兩個生字一樣看緊相呼應天地之生機惟直遂始暢屈曲即鬱矣故人之生本直絕無委曲夾帶將來說直字要與生字相關下句方有情宗建曰此論極的嘗讀東坡曰天之生物必直其曲必有故非生之理也木之曲也或抑之水之曲也或碍之水不碍木不抑未嘗不直也凡物皆然而況于人乎　鄒肇

敏曰眼視耳聽手持足行極爲直率這是現在實有的說玄說妙索隱行怪欺天欺人俱是罔不以枉對直而曰罔最可思

知好章

諸生問此章知好樂還平序否宗建曰此章還以知字另提言學之入門須索要知然空空之知那得如好好雖已勝于知然畢竟還不如樂此節語氣知字輕樂字重而好則居乎中間言學貴好而又不止于好若順文

平序似少光景夫子恐人以知為極則事故言知上還有工夫到此境界已無滲漏然能好之心與所好之物猶隱隱未忘任是工夫綿密終屬克治之門非究竟無為之旨故須至樂方是登岸之日

語上章

諸生問中人下的還與語下否宗建曰道只有上聖人之言無語非上只是人之根器承接不同故語有可不可之異夫子見得可語之難其人故發此歎非真分人

之上下而語之也

務民章

諸生徐肇律講曰心之分明處曰知眼前自有實落道理捨之不事而用心于渺茫不可據之地分明者安在心之純一處曰仁心性内自有眞正工夫纔去做時却便分心于計較功利之私純然者安在葢夫子舉其最難剖判最易夾雜者言之故講知一段必兩邊合說云務在民義而鬼神却自不去致媚乃得剖判精明意岀

講仁一段必緊著後獲以表其無所為而為乃得純心自然意出若獨重民義便是知者當務為急話頭若獨重先難便是先事後得話頭非此處語意矣

宗建曰說務義一句要照知字只在倫常日用上認真做去精神心術都在至公至顯處用方見他眞正光明後者丟却不管若去私而預擬一私淨之程則現前便被此心遮碍私永不得去矣

樂水章

諸生問仁智原是一理只作一人看否宗建曰仁智性之德也性根初無分別而造詣自有各到有以解慧入者曰智有以涵養入者曰仁世間實有此兩種人夫子欲描寫仁智而不可得故就山水指點他意象智非獨樂水其趣却自與水相會仁非獨樂山其趣却自與山相會人所千百言難盡者夫子止以兩語寫之只就虛境畧一指示神情躍然如善畫人者只畫其大意也下面四語又就他樂水想見得他動就他樂山意想見得

他靜樂又從動處想來壽又從靜處想來總是一篇想像光景說者都看得死煞了

博施章

諸生謂子貢此問太涉高遠故夫子約之近取宗建曰博施濟衆原是仁者之極思子貢此問志量甚大但以此求仁便失本領夫子示以求諸已便有從入之方二節總是一意無仁恕之分

已欲立而立人之念隨之已欲達而達人之念隨之已

身雖微萬物之情已備能從此欲取譬六合之廣只在現前一念真是有凖則可下手而非必泛而求之民物也鄒肇敏曰博施濟衆通是仁之事然衆是仁乎施是仁乎不知何處是仁夫子只就欲立立人欲達達人的心一指示之曰這裡便是仁的所在處耳方猶云方所也可謂仁之方不曰為仁之方

述而第

默識章

諸生問夫子自任不厭不倦此却說何有還在默字上分淺深否宗建曰默字自是不厭倦宗旨從默說下亦好却不可在此上分淺深葢聖人一生只把不厭不倦自摹其槩眞正覺得此種意味無窮故後曰云爾此曰何有總是夫子寫其眞實處不嫌語氣兩樣也何有于我正是自省意哉字與三省乎字一樣此句只就上三語形容難盡意講絶不要涉推脫語氣默而識之言悟也不厭不倦言修也默識一語提醒不識本體的差工

夫不厭二語點破不做工夫的假本體　默字只照註中不言而存諸心解極當天下道理只從口耳上說者其中之停蓄必淺故曰道聽塗說德之棄也默而識之猶云不言而躬行之意時文動以維玄維默解之求合反離

吾憂章

諸生周泰運講曰要見學問須日新方無窮極宗建曰要體吾憂句說人只在體面上安排儘可安穩過日若

眞正從自家身心上仔細檢點有多少過不得去處故聖人說吾憂實是有憂修德四句要看得細本體上有些毫走作些毫滲漏縱事事循規只是邊幅功夫喚不得修德要把千古道術自我提醒聖賢血脉自我承接說一句便可做得一句論一番便可受用一番若只口荅耳領說食不飽如何喚得講學義字極微徙字極活推移任運之妙賢智之所不及排豪傑之所不及凑者也註中見善二字尚欠的　鄒肇敏曰不修等四項都

在吾憂中討出益曰若德之不修等皆是吾憂惟日以不修為憂而日求其修非有不修然後引為憂也

志道章

諸生胡鍾麟問此章還重學有漸次否宗建曰據此似有淺深却不重在漸次上夫子只平平指點學問的境界始基須索要立志故曰志道持守須索要定力故曰據德涵養須索要融洽故曰依仁却又找游藝一句何也益人無時無藝無處無藝正此心性空明可以游戲

無碍故惟優焉游焉與之俱習即與之俱仆從其志時游之即為志道從其據時游之即為據德從其依時游之即為依仁此徹上徹下之工夫千古論學之丹頭也人游于藝如魚游于水水與魚相化水即為魚之生機人與藝相化藝即為人之靈趣生機一刻不可相離靈趣不可一刻不活謂依仁之後方游藝者謬之謬也嘗聞前輩曰後面興詩立禮成樂便是游藝的工夫正好與此章叅看

用行章

諸生康廷獻曰此章前後語氣不必相關只兩兩散說為得宗建曰也要想著當時這一會大意大抵聖賢經世之學與心性之學不作兩橛故以此出處則舒卷無心絶不著些毫意見以此任事則鋒穎消除絶不露一毫意氣若一落意見一著意氣便失却應世大本領大機局矣夫子一日向顔子商量用舍正為他本領上得力子路却全不理會三軍一問色相熾然故夫子把經

世大機局點化之亦正要他體認到裡面去也臨事二語此是千古聖人兢兢業業的心腸

誰人不用而行又誰人用之而不行誰人不舍而藏又誰人舍之而不藏但于用舍時微留意思便為用舍所滯行時止見得有行一邊藏時止見得有藏一邊矣惟聖賢之心分毫不起其視用舍真如寒暑之去來視行藏真如晝夜之夢覺不特耽戀功名之心不設即耽戀泉石之心也不起不特扼腕窮愁之見不生即擔當世

道之見也不著以道卷舒脱然無係信非孔顏莫與也

聞韶章

諸生賈應詔講曰語言傳述畢竟不如耳聆之親故云不圖為樂有深幸得聞之意宗建曰聖人之心衆情俱寂一念澄然其視水光雲影鳥語風鳴無一非其活潑之妙况乎目接簫韶其所忻會者豈猶然在見聞知覺之中聲塵音響之迹耶不圖語氣猶俗言從何處得來乃贊歎不盡之詞似不必作比較語

東坡觧曰夫子之于樂習其音知其數得其志知其人其于文王也見其穆然而深思見其髙望而逺志見其黯然而黑頎然而長其于舜也可知故三月不知肉味此論深可㑹

衛君章

諸生問子貢之問夷齊該直說出避國一事否宗建曰吾意正以不直說為佳試看當時聖賢一問一答全然不露兩兩心照有無限意味若一句說破便索然矣

國人擁軏拒牘于道理上儘說得去却于本心上畢竟過不去所謂于汝安乎斷然不能安也故子貢推究到心上夫子拈出一仁字暗暗指出此公案耳

飯疏章

諸生賈應詔講曰聖人之樂正是其義理之趣義字要看宗建曰不必如此一章通要說得虛活只為人都喜順境惡逆境謂必逢時履順乃可自適不知性天至樂正不在此只如疏水曲肱樂亦何嘗不在樂既無所不

在而又何樂乎富何樂乎貴又况不義之富貴哉其于我眞如浮雲耳葢樂可以涉貧賤亦可以涉富貴樂在則富貴是浮貧賤亦是浮貧賤與我無關正不妨于處則富貴于我何關必欲得之為快哉　如浮雲正可想像亦在其中光景

學易章

諸生問過為過失過字否宗建曰學不探原縱依傍道理終滯格套其於天地變化之妙吾心無思無為之體

終不相合此便是過夫子真正覺得性體圓融理事無礙此毫意思了不可涉故深有味于易而言之其在知天耳順之時乎　顏子不貳過謂之好學聖人學易以期無大過最可參之

雅言章

諸生講雅字都謂聖人以常道訓世故一本于經宗建曰理亦是而未親切雅訓常字常常言之也非平常經常之謂凡言不切于日用者偶言之而可喜屢舉之而

易厭惟這三書足該人一生試看人一生那一處不該著性情那一處不該著節文那一處不該著政事就一時而變態屢生就一人而機宜各換其中精微委曲眞正日日言之不盡日日言之有味到處不離乎三經安得不常言之葢聖人教人只是要人有實受用故雅言全重切于日用意除却日用之實即函關之五千言西竺之三大藏其文雖煩却只一句可道盡也

發憤章

諸生問此章意思何如宗建曰只為人看得聖人神奇故夫子自把好學樣子示人首須從好學意提起言吾夫子亦止此平常日用之間覺得他自有徹底的精神與世人半上半落者不同見其常惕勵時則有憤焉憤一發即食亦都忘了見其常融洽時則有樂焉樂之所在即憂亦都忘了此種心神一味凝聚在學上即至老之將至愈鼓舞愈覺發揚愈發揚即愈覺欣暢只管相生做去沒箇歇脚直把憤與樂結果一生此其為人可

謂云爾已矣聖人提出一老字正見已之憤樂不間暮年以自明其好學意若只泛用循環無息等語發之似欠精切云爾爾字正應為人要重發幾句益學之不厭夫子一生只以自予其于顔子之没則曰未聞好學者真是舉世無一發憤之人舉世無一自樂之人非夫子不能道其終身受用之實也

好敏章

諸生問此是夫子實話否宗建曰昔羅念菴先生謂世

間無現成的良知近閱四書劄記謂世間無現成的聖人只有做成的聖人此等語煞要理會只如此章夫子實實是生知却又實實是好古敏求葢聖人自有聖人的工夫但如明眼人修行步步在亮路上走不似盲眼人修行在暗路上走耳 上句曰知之者下句曰求之者明是相對兩個之字為是何物這件東西要增些子也無所容其增要減些子也無所容其減靠不得自家聰明恃不得自家力量一點一滴須要與千聖打箇對

同方無杜撰須從此討得題中消息出

諸生問象山先生謂論語上有無頭柄說話如學而時習之知及之之字畢竟何所指宗建曰若有可指便有頭柄有頭柄便是後來義學窠臼矣從來聖賢多少銓註俱是假立名相從何舉似必欲舉似者吾輩紛擾時多閒有一刻靜時一物不着却會惺惺這是何物不得已而名之曰心畢竟此血肉一團何從惺惺乎諸君根器不凡試各就此一刻時認取當知之字下落也

無隱章

諸生周光霽曰門人以言語求聖人故夫子拈出行字示之宗建曰夫子只以常行破隱字不必對言字蓋二三子終日高探遠索欲尋覓箇夫子却不知正在平常處當面錯過故一日忽指之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此句不是空談開口說着此句正是指點出他向前妄情無隱二語正把平常行逕示之後來是丘一語正應着首句見你從前摸索疑我為隱者這不是丘惟無行不

與者這才是丘令他當下便見欲他著察耳此句不可作無行句拖帶語夫子又特找此一語以致囑付之意最有味吳因之先生云楞嚴七處徵詰是破除妄見故令阿難左摸右索以告之夫子是丘一句是喚轉路逕故合下直指真體以示之自後相師一問鄉黨一篇似已尋着夫子然非真心領會恐猶然摸象之見也

四教章

諸生問聖人之教果有科條否宗建曰聖人不以玄虛

誤世故俱就其切于身心者提醒夫人葢無科條中之科條二三子傍擬之如此實非夫子立此爲題目也

見聖章

諸生康廷獻曰夫子深憂聖脉之絶故致思有恒以留聖脉宗建曰聖脉到底不絶陽明先生所謂滿街皆聖人也夫子此論見得人有恒心便人人具有聖胎人人可做聖人却自被習心埋没將聖人種子撇向深坑豈不深可痛惜全是要人惕然自返之意夫子發言之旨

全在末節兩斯可矣正從難乎句發脉來不得而見者非言聖人之難正深冀聖人而慨然發此也末只用無恒反照而有恒所以可取處已躍然言外益人只把恒人與聖人看做兩橛不知完得恒人便是聖人結果似懸而根苗無二思之思之安得讓過聖人便謂千古絶德終不可到乎三節語氣有無限深情一字一棒莫説得嚼蠟也

釣弋章

諸生問不綱不射還是取之有節否宗建曰即此亦是大聖人善説法處葢使人盡不綱而魚之全于淵者多矣使人盡不射宿而鳥之全于天者多矣釣弋之意亦方便之門也若止説用之有節看得聖人太小了

不知章

諸生問聖人如何教人從聞見求知宗建曰聞見上無知却能觸發吾知若不從聞見上做起功夫有何著落惟實實叅驗將此一點靈明充拓開衍隨擇隨通隨識

隨徹我之知纔不墮落懸空纔有實証不知而作正犯了自謂上知的病夫子特特為他下這一劑使之虛心下氣做些次根的工夫庶幾不至退墮次對生知而言入門雖殊總之是一家人可追隨而上非有懸絕之等故曰次也不是落第二乘話頭

互鄉章

宗建曰試看此章分明是夫子自家畫出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影子聖人心腸真正如鏡之空如水之明物來

則照物去則化不逆不億唯有見在一念

仁遠章

諸生康廷獻問以欲証仁如以波求水否宗建曰波與水無二相欲與仁無二體欲仁仁至此夫子之語當下也拈出欲字纔説仁至是就工夫上點出本體要人知現在便有下手處斯字極緊一念之動既可證仁則念念之動俱可證仁人斷無無念之時何不一自醒也題神甚是活潑須得提醒語意不可死煞講

知禮章

諸生謂聖人前後語言多少照顧多少妙處宗建曰吾意不然聖人語意本自圓活不著沾滯却被後人生出意見瞻前顧後反覺死殺只如司敗一問原自渾然知禮之答即微夫子自宜如此後因司敗摘出娶吳一件禮上說去不得自索認以為過聖人于前後問答絶無照顧記者正于此處覷得聖人圓融活潑故筆以傳後諸君等意便似後來君子案臼矣

聖仁章

諸生姚繼洓講曰夫子不自居聖仁只以好學示人宗建曰謂以好學示人是也謂不自居聖仁却不然夫子正要以仁聖引人如何自家反著推脱夫子正為人看得仁聖太髙似終不可學者故接引之曰若聖與仁吾豈敢謂便到却此不厭不倦我可自盡是人不必生而聖仁而聖與仁未嘗不可為也葢把一段孳孳不已精神點與人看正欲人體此為入仁入聖之門若字與抑

字相通首二句雖說不敢正隱然有自任之意絶非推脫口氣　不厭不倦把做題目在手裡做不得諸弟子皆知學夫子之不厭學夫子之不倦却不知夫子之所學為何物所當有事者為何事安能真不厭不倦也公西華想已窺到此際故曰正惟弟子不能學也此其師弟之間相喻者固甚微矣

坦蕩章

諸生講君子多著形迹上看了須更深求之蕩蕩正形

容坦宇一立涯岸一有趨避中間便有許多谿徑許多荆棘安得海闊天空千里一色耶註中舒泰兩字只對下戚戚說耳未盡蕩蕩之義戚戚亦不要看得淺了凡孤忿慨慷之氣未消畢竟是戚戚種子也

泰伯第

三讓章

諸生問三以天下讓從來讓商讓周諸說紛紛畢竟如何宗建曰吾意甚是明顯只為人看得死煞耳泰伯三

讓原無實錄更說讓天下益無影響夫子提破這句只是從後推原出周之有天下實泰伯一讓之所貽假使伯而不逃有天下者未必非泰伯之子孫而伯竟以一去而無稱蓋夫子尚論商周之際覺得泰伯當時這去委婉恰好畧無形迹即人但知其以父子兄弟讓而其微意所在有非名言意擬所可測識者故徬徨追想而深歎之耳

諸生又問畢竟泰伯之去為何曰泰伯先知之聖看得

世運當有返商為周之日故超然遠逝自脫于外這時不惟凡人不知即太王王季恐未便識到此夫子要亦隱會這意故一為拈出畢竟不欲說破也剪商不從之說不可泥　鄒肇敏曰泰伯當年只是讓國自夫子之時觀之俯仰商周之際百千感慨即如詩稱王季友于却在王季身上費得許多回護而文王服事又經了許多磨折何如伯之超然一舉天下二字沾他不上追王亦追他不著故夫子云然葢歎太王之不得如其子而

王季之不得如其凡也無得二字意自了了

貴道章

諸生孫吾仁講曰能貴乎道則凡事自舉故不須去照管宗建曰君子無小大無敢慢不是不去照管亦非自然就緒只是有人去做不必一一煩屑瑟也籩豆二語是形容活話勿泥　大意為政者自有精神縮結的去處纔謂之道道不以煩瑣為能而以挈領為要故曰所貴乎道有三動容六句正是君子以一身樹極提挈羣

下之要假令不此之求則自此而外即謂之事而已既屬之事則籩豆而已矣此則有司在而何煩君子哉葢以事字挑出道字以有司字挑醒君子字總見君子持世須得有大綱領做去也

工夫本領不在容貌詞氣上三箇斯字是他精神結聚處本領正在這裡斯字猶即字全是平時心上做得個把柄在故能如此不言而喻不費照管自然恰好葢遠近不是道惟有得于道故能遠能近也　一動容貌何

等細膩不涉粗厲却就細膩中又端莊而不怠慢須把兩字相形講下遠鄙倍亦然六句中須隱隱描寫得可貴意出乃佳

若無章

曾子把自家比照到顏子心境上去覺得其造詣之妙故追而思之不是鋪敘他學問故講上五句便要得追思贊歎口氣方是細看曾子語意全重在若無若虛上但虛無光景無可模寫須索從他好問說來方可想像

這段意思此曾子最善形容處也若無二句承上二句點破他心事不作推原口氣犯而不校正好想像得他虛無光景出但語氣不可沾滯耳

弘毅章

諸生徐肇律講曰通章以仁字為主腦宗建曰吾意以士字為主腦曾子看得世上為士的只因看得自家小了便讓過了古來多少聖賢故特地把士來說得這般鄭重言士這體段不是小可的須要弘士這力量不是

半上半落的須要毅一口道來說得他真有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之意通章要重發士字

仁以為已任二句不可斷以仁字貫到底末找不可不弘毅意

興詩章

諸生問此章還重在人心上否宗建曰夫子從詩禮樂上拈出人心學要人把此心放在這三件上還要見得詩禮樂之重不曰詩可以興禮可以立樂可以成而曰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者葢人自有此奮發之心不容自已然其得力則全在於詩見得人有對詩而不自起者是自失其興之機者也下二句亦然

首須提人之學力須自興而立而成然其得力之處各有所藉往往興則於詩云云　詩禮樂不是分截去學但三者可以並習而不可以並造故各就其收效處言之

周公章

諸生徐肇翔講曰居才以心故才只謂之緒餘宗建曰

才爲緒餘自是正論但此處語氣直捷言人一驕吝便

𣪍壞盡一生了更何有他處可觀其餘餘字正對驕吝

看如云吾何以觀之哉縱有别樣只是枝葉此意包在

不足觀内不必從其餘處入一轉折也

篤信章

諸生康廷獻問首二語語氣既平而血脉一串畢竟此

章大㫖如何宗建曰首二語平平看自明葢出處去就

這是士人一生的大局段這局段須從心性上打合若

不仔細叅研徹底融會縱饒有識有力做成豪傑手段
畢竟不是聖賢結果故夫子說人須篤信却又要好學
人須守死却又要善道有這學術識見纔不錯了有這
道力力量纔不偏了所以或去或就或出或處之間恁
地果决却又恁地斟酌既非世上一種假局面假機緣
何以轉動得他又非世人一種假操持假作用僅取躲
閃得過這般人方纔是個真正識力方纔是個聖賢路
上真品苟一不然則心無成見應世顛倒有道而貧賤

無道而富貴這種人儘自謂信得過守得正却不知墮落幾千丈矣這一章總于入世上勘驗出人心性功夫只拈學道兩字何等明快時解只為把守字對學字便于首二句費多少調停何不依本文完完全全自然渾成也　鄒肇敏曰此章只宜拈一道字作主學正學道也

巍巍章

諸生孫吾仁曰此章還是説舜禹只晝有天下的事宗

建曰此論人多言之然畢竟註意為妥註意從性分上說元不碍舜禹之盡心也王摩詰詩云曾是巢許淺始知舜禹深蒼生詎有物黃屋如喬林有味乎其言之也

大哉章

諸生孫吾仁曰此章須看為君一為字成功文章皆有為處也夫子從有為處見他無名宗建曰此論亦是吾意通章以大哉一句起而其下每句形容其大曰巍巍則天曰蕩蕩無能名曰巍乎成功煥乎文章何其大也

本不容分斷亦無二義註堯之德德字統就君德言如積之心布之身潛孚默被於天下及下成功文章皆是不可專指心體亦不可專就施為上言蓋成功文章特就君德中提出兩項以形容蕩蕩無能名處

聖人既説個民無能名畢竟成功文章是有迹可見的人若執此觀堯便似有可名了故須著如此提出道破正好想像他無能名處非淺視成功文章也

舜武章

諸生問時解揄揚周才周德是否宗建曰此却板了夫子尚論二代之才而却又有致慨其遭際不同之意記者先已窺得此意故首為立案拈出治亂兩字一為致治一為戡亂其時便不同了夫子之意大意謂唐虞而降周才特盛而猶僅止于九人則人才之難信非虛矣而吾猶惜九人所際之時不能如五臣所際之時也九人之佐武而稱亂臣者不及佐文而長稱治臣也試思周之初不嘗天下有二而猶然事殷耶云云末繳可見

人才之生每視世運在唐虞以才佐治在我周以才戡亂可稱千古兩時而五人以揖讓際德之隆九人以征誅通德之變又可為聖賢致惜如此方合章旨

無間章

諸生問禹德甚盛如何只說這三項宗建曰禹之無間原說不盡菲飲食三語亦是借案言只此看來何等微密何等恰合豈不誠無間然哉註雖云豐儉得宜却要從他心上模寫使心源稍未粹精則于自奉處忽不覺

墮著人心惹到自身上來于天地神民之間又忽不覺
微開逗漏有纖毫未罄者矣何能妙合若此夫子勘到
大禹當年致治血脉故有此論　鄒肇敏曰看來此章
稱禹亦只爲禹于帝王之交父子之際最易生議者禹
直以憂勤一念融徹無痕玩菲惡卑及致盡等字分明
過自刻厲非僅豐儉得宜之謂也

子罕第

何執章

諸生張用楫講曰聖學無執夫子只借執字㸃醒黨人宗建曰此言已是但說尚未透只把太宰章叅看便明太宰聖夫子以多能黨人大夫子以博學俱是學問失本領處夫子於太宰則以莊語破之曰君子不多於黨人則以微言謔之曰吾何執葢黨人錯處全在一博字若曰大哉無所成名即夫子之贊堯不過如此矣惟黨人錯認博學是大故夫子反將博字引歸執字大意謂人惟無事於博故空洞之中得以息心於何有倘必取

期博學則一能一技逐件俱要去做執御也可執射也可件件可執即執盡天下只如射御一般吾又何必去取于其間哉即謂我一執御之人可矣蓋黨人看得博學恁大夫子說來只做得一執御之人何等渺小可見一博則便落方隅便不得為大夫子本意全在語氣之外正如今人所說掉語也似不必將名字牽涉

絶四章

意必固我俱是凡心中必不能破之障記者借凡心比

照出聖心覺得聖人心境一絲不掛如此空融耳事前事後相因之解朱子恁地體貼自是實際却講者不必沾滯

在茲章

諸生問夫子何不説道而曰文註以文為謙是否宗建曰從來道統君師操之自堯舜以至文武那一時統不在上即叔季陵遲世道衰替此統原無不在上也自後來宋儒直將濂洛接著鄒魯便以道統專屬之下然則

世界之立法制之陳倫理之明民物之阜這段放
在何處此論實冤却多少生知安行的聖人去也
假如漢之高帝唐之太宗如我太祖成祖這難道非
聖人難道不是天下道統之主乃直一切掃却曰
道專在儒者何其言之誣也故使夫子若直以道
統歸巳便似乎僭其自居于文正是謙詞却亦是
實話
夫子明明覷着天意生巳扶持一世文教以補作君作

師之任故迹雖周流而其一生現身局面已自了了曉得删述序賛是已責任千古以来定然少不得此一人出世也

無知章

諸生問此章諸説紛紛意旨畢竟如何宗建曰只因天下只憑着自已聰明見解便把一團空洞的道理都兠攬到自已身上去了却不知尋索自心本無起知之處洞觀道體原自虛空我從何處躲身知從何處附麗彼

我之間一片俱是圓融無碍鏡空水止光景我只從中一爲叩擊本自完全本自恰好何等了當却欲取天下之公藏作自己的家珍何不一自照之也空空二字只是想像道理空空似不著夫子與鄙夫上

鳳鳥章

諸生問註云義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終已然則夫子真冀見此瑞乎宗建曰若真冀鳳圖之至是痴人前語夢矣夫子只是想見往聖當時預先有此休和之

兆設使今日吾道將興亦當有如鳳之至如圖之出為吾先兆者而今皆杳然以是知其終無由興耳　鄒肇敏曰吾已矣夫亦非絶望語

子見章

諸生問昔人云齊衰服冕二章一部論語只恁地看這是何意宗建曰甞讀維摩詰經維摩詰受供瓔珞分作二分持一分施會中最下乞人持一分奉難勝如來皆大菩薩平等心也聖人于此三種絶不起一分别念頭

必作必趨等于大悲聖人之心于此正可想見家安期曾拈出此論甚為灑然

喟然章

諸生問顏子是望道未見之意否宗建曰書中没緊要字面切莫放過諸君只看開口說個喟然歎為何下這三字當時記者會得顏子欲從末由這般景况故以此擬其神情絶有可想凡人到心力莫庸處始發之歎喟然二字正欲從末由之真景象也通章總是歎夫子之

道無可著力仰之鑽之瞻之即是後節從之彌高彌堅在前在後即是後節末由前節是總喝起語循循二節非有二截大意謂由吾今日之光景追思夫子當時之指點吾夫子亦既如此善誘我亦既如此竭才那時道本昭昭在前苟可用力當必有從之無難者然而竟阻之于從之末由則是彌高彌堅在前在後者果無窮盡果無方體也聖道亦妙矣哉語氣要說得活動

仰鑽瞻視只是形容之語不可著用力字眼謂吾嘗仰

之等語
學道須從篤實工夫做起蓋求道於玄虛則茫無所入求道于篤實則卓如在前千古聖學丹頭只在此處到得後來覺得博約工夫又無可著此竿頭進步地也博我約我二我字要點　鄒肇敏曰我字似亦不必重如有所立卓句亦是為下二語張本此是活語莫認煞看

出則章

宗建曰事愈卑而意愈切此語非朱子不能體貼到此天下本無卑近神奇操以聖人之心處處俱覺難滿諸君莫看這四事容易若只粗求安穩儘可自遣若要細細說去縱饒十年蒲團恐不能盡得諸君凡看此等書句切勿便把來撇過聖賢心腸正要在此等處討出

川上章

諸生問川上一指還是流行不息之意否宗建曰此處不如㸃逝字為得眼宇宙之内那一件不逝那一刻不

逝昔賢所謂藏舟于壑交臂恒謝楞嚴所云沉思諦觀剎那剎那念念之間不得停住盡天下之境長往而不還而特不得其朕者也常人戀景著物但知來而不知往夫子拈一逝字舉宇宙無窮機括盡在一水上點出矣 眼中看著是水口中説著是水意中所指却不止是水蓋逝字包得甚廣斯字却似指水耳註中欲學者時時省察實是夫子發言之旨 鄒肇敏曰聖人身心器晅一逝也偶于川上現之學者須于此體會不然恐

便隨他去

為山章

諸生問兩吾字重否宗建曰吾字自重却要看得活動這是聖人鼓舞其詞以戒人之止心勵人之進心故兩一簣字要看吾往吾止一是譴責深罪他一是鼓舞引掖他語意只謂止則便是我自家不是進則便是我自家本事亦何樂而自止何憚而不自進哉全是言當進不當止此意起處須要提得醒與為仁由已話頭不同

法語章

諸生孫吾仁講曰從與說也還是箇好機括說了不繹從了不改可惜了這從與說故說末如之何宗建曰此語亦好但玩能無語氣還是說從悅不難只是要能改能繹若人既從說了全不自家體貼這人更没還復再不可救正了末如之何不重我言之窮全重彼不可救正挽回意

緼袍章

諸生朱廷祚問曰惡衣惡食安飽懷居夫子為何屢屢把來動人宗建曰此等處切要自家體認這是切肌日用之事炎涼甘苦之際忍耐不過口頭超脫都用不著全要他心上畧無牽掛屹然不動方是定力方不是沾泥帶絮的心腸方能做斬釘截鐵的工夫不忮二語正是引掖他運用進去終身之誦卻便錯認為護持之境矣故夫子只得仍將前意說明與他忽予忽奪之間深于摩頂痛于棒喝矣諸君今日不從此斬截一起手時

墮在濃華窟裡縱饒修飾名義只在世味中討得箇結果斷斷不可與入道也

知者章

諸生陳嘉禾問此三語與自道章語意同否宗建曰此章意却是要勉人進修三句須要體貼發言口氣惑與憂懼這三種妄情隨念而起便似根本之障却不知心體上原不曾夾帶此三種來若從心體一照本境現前諸情自歇你只看知者何曾得有惑仁者何曾得有憂

勇者何曾得有懼人不自去叅證只說外累難除真辜負此一片好田地矣

共學章

諸生孫吾仁講曰此章不是平叙人等級還是要人學問做到極頂假如人纔可與共學便未可與適道了是共學未便是究竟纔可與適道便未可與立了是適道未便是究竟至于可與立矣于道似有定力矣却終未可與權是能立亦未便是究竟也可見善學者進一步

更當進一步猛勵以漸至其極可耳宗建曰此論曾見一前輩言之甚覺明醒但學者功候淺深生熟自不可强須要以序而入若未能立而求行究竟無實際龍溪先生談之甚確矣

諸生又問權字如何宗建曰經乃有定之權權乃無定之經先輩此兩語甚確蓋推移變化之妙不離乎經而守經者或未便悟到耳　鄒肇敏曰吳繼穉云此章味可與者可與共為此事註最得旨猶云應以某身得度

即現某身而為説法妙妙

唐棣章

諸生孫吾仁講曰詩人之言思言情也故遠夫子之言思言性也故曰不遠宗建曰此語甚確何遠一言原指本體言你只不思耳這箇東西何曾得遠來微微指點煞有意味不必添一轉語曰思則不遠人心本體即不思亦自不遠也只要翻弄不遠意使玲瓏明白而其所以不遠則勿道破令人深思而自得之方妙

鄉黨第

鄉黨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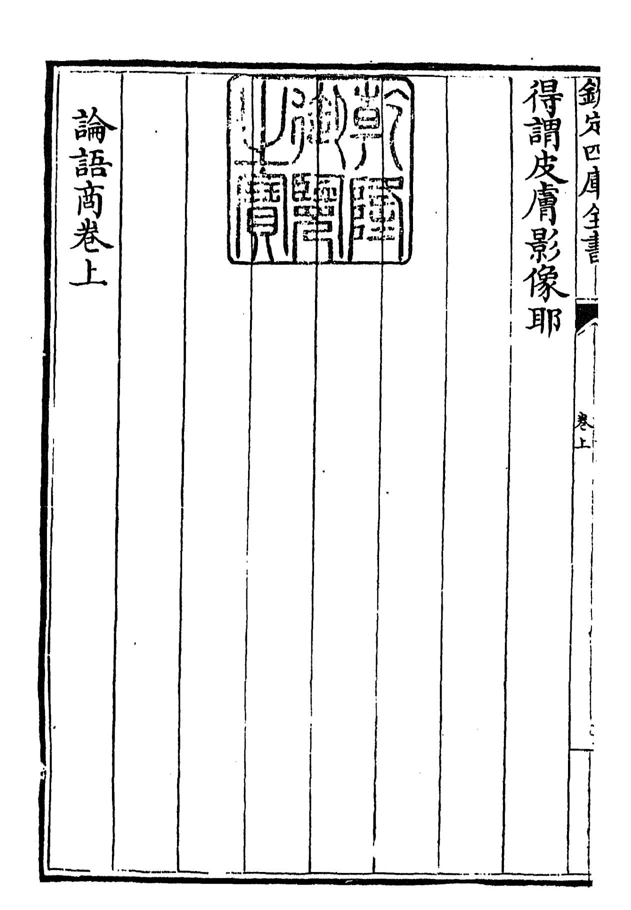
諸生問鄉黨一篇龍溪先生謂只記得夫子皮膚影像恐還落在第二頭否宗建曰莫錯會了此言諸君試畧㕘之常人穿衣喫飯聖人也穿衣喫飯家常日用本無奇特只因常人每事忽畧不肯把自家真正精神去運用故啟口動步便成乖謬聖人的精神處處周匝處處活潑從心所欲自然中矩實不曾于常人之外增得些

毫楊復所先生所謂別人喫飯俱從背脊裡過聖人喫飯粒粒要在肚子裡過也學人正在此處全要想出聖人一段天機這處還可著得意擬否還可畧不容心否若必認是聖人天縱帶來任教四肢閒懶百事盂浪滅性踰閑而輒藉口箕踞偃卧自謂高達真聖賢之罪人矣諸君急著眼看若不自知分曉便終日讀誦性天怎見得不是皮膚諸君莫粗認此篇當知有聖人骨髓相遇也　看鄉黨一篇須要勘得聖人大頭領處出來纔

見得記者自是解人纔見得聖人處處呈出本相無行不與天何言哉這段消息正可于此叅出若拈著一相隨擬一法正是盲人摸象痴兒認指眞象眞月當面蹉過久矣

色斯章

宗建曰終鄉黨一篇而拈一時字究是將聖人精神畫出孟子一生贊歎夫子只一時字而記者已先得之于家常日用之間以此作一大結且得謂非傳神手筆只



得謂皮膚影像耶

論語商卷上